

陳仲舉言爲士則，行爲世範，登車攬轡，有澄清天下之志。汝南先賢傳曰：「陳蕃字仲舉，汝南平輿人。有室，荒蕪不埽除，曰：『大丈夫當爲國家埽天下。』」爲豫章太守，海內先賢傳曰：「蕃爲尚書，以忠正忤貴戚，不得在臺，遷豫章太守。」至，便問徐孺子所在，欲先看之。謝承後漢書曰：「徐孺字孺子，豫章南昌人。清妙高時，超世絕俗。前後爲諸公所辟，雖不就，及其死，萬里赴弔。常豫炙雞一隻，以綿漬酒中，暴乾以裹雞，徑到所赴冢隧外，以水漬綿，斗米飯，白茅爲藉，以雞置前。酌酒畢，留謁即去，不見喪主。」主簿白：「羣情欲府君先入廡。」陳曰：「武王式商容之閭，席不暇煖。許叔重曰：「商容，殷之賢人，老子師也。」吾之禮賢，有何不可！」袁宏漢紀曰：「蕃在豫章，爲榭獨設一榻，去則懸之，見禮如此。」